南河志

南河志卷之三

南河郎中朱國盛編輯

員外郎

郎中徐　標續纂

章奏

人臣經國有謀必聞

聖主納言以廣忠益上下交而德業成惟章奏焉通之况河

漕重寄凡荒度之訏謨䟽鑿之遠畧上關

陵運下係民生咸以入告舊志所載無當于南河者刪之河

史所存有切于時宜者參入録自先達迄于芻蕘凡若干
牘

脩河塘疏

河道侍郎王恕奏曰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
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身雖與
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
河水輒爲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面浚深三尺
則雖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
中間除深濶不用挑濬外其淺澁可挑浚去處尚有二百

餘里約用九萬餘工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壩共用樁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紀況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再浚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為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于內行舟仍于外堤造淺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與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

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堤樁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三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磚石樁木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内通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户所屬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户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艌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来河道淤淺不曾挑撈加以天寒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三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午

車脚價迴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遣
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
用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工可完每人
日給口粮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
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来古蹟各有
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有打造
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
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
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

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樁木等料價值幷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雜工止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臣嘗詢之于衆咸以謂若將此三處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為往來軍民無窮之便

防盜決疏

漕運都御史叢蘭奏曰照得淮安清河口直抵揚州儀兩壩運河延長四百餘里全賴高郵寶應二湖蓄積無源之水而淮安瓜儀設有閘壩揚州一帶設有涵洞以時蓄洩防禦淺澁衝決之患每年春初水涸正宜固蓄以通舟

揑不意往來馬快船隻到來不肯由壩車放輙便用強開
𨵿放出放入莫敢誰何及遇天時亢旱漕河水落鮮船糧
船起剥尚不能行而高郵寶應一帶臨河豪民乃敢蠱惑
人衆赴官告要放水救田豈知寶應湖延長只有十七八
里高郵湖不過三十里湖底雖深湖面得濟漕河者止有
一尺之餘湖東高郵寶應興化鹽城并各衛所屯種低田
環遶二三千里以二三十里湖面尺餘之積而欲濟此數
千里無涯之田能救不能救此不待言而後知也又豈知
此湖一放其涸可立而待除行管河郎中及該府州管河

官用工築塞將得水之家并盜決之人提問外但前項河道專為進　貢鮮品及漕運而設如何可與江南湖塘積蓄水利特為灌溉民田者比柰何無知奸豪全不畏法而且興言怨謗再照涵洞閘座初意專為水大洩水而建乃今臨湖小民通同管塘夫老凡遇水大時月封閉堅厚使水無所從洩水小時月却將涵洞偷開閘座從底竊放使水無所積蓄是皆不利於漕河先年管河官員有見于此曾將前項涵洞改建滚水壩數座水大從上漫流上仍加板三層以備旱乾公私之用衆皆稱便但不利于臨湖之

田富豪排沮而遂止之今皆廢弛再照管河郎中及管閘管泉主事專為河道而設徐沛管閘管洪既設有主事管理而郎中應照舊在于揚州高郵兩處有事地方駐劄往來巡視仍將儀真并揚州一帶涵洞查照先年改造滚水壩事體將一帶牐洞俱各改建滚水壩務使河水與壩面相平而下深及河底高下量留四尺有餘必須以河道淺深為準庶便船行永無所阻且可以消奸豪觖望之心臣等又伏覩大明會典內宣德四年令凡運糧及解送官物并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閘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

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座馬快船或站船如是急務就
于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并不許違例開閘進貢緊要
者不在此例成化間令凡閘惟進鮮船隨到隨開其餘務
待積水若豪強逼勒擅開走洩水利及閘閘不依幫次爭
鬬者聽閘官將應問之人送管閘及巡官處究問因而閘
壞船隻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并傷人者各依
律從重問罪干碍勢豪官員參奏究治其閘內船已過下
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意不開勒要客船錢物
者亦治罪欽此欽遵外爲緣日久人心廢弛合當申明前

例刋給紅牌千各閘霸禁約往來船隻敢有故違久指稱勢豪名頭夾帶民船過閘者聽所在官司指實条奏與世豪盜决堤岸者俱照例究問

浚河道疏

河道都御史李如圭奏曰黄河發源俱載史傳今不敢煩牘始自寧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岸皆高山石麓黄河流於其中並無衝决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俱山地勢平衍土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趋於河而河道漸廣矣

方其在洛陽河內之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决罕聞及入開封地界而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況又撲南北直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于河者愈多淤塞衝决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槩也今之論黃河者惟言其彌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爲不可治殊不知黃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并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淤之漸則河高而不能行水性就下必于其地勢之下者而決

趕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踈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瀰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奔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無足怪也合無聽臣督同河南山東并南北直隷管河副使張綸等備查所管黃河州縣河道地里遠近動支河道銀兩打造上中下三等船隻置造大小鉄扒鍬分發各該管河官收領遇有淤塞即便督率人夫撑駕船隻用心扒浚堅硬去處則用鉄鍬俾泥沙隨水而去河道為水通流則傾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

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
蕭等縣流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儀封歸德
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
蘭陽等州縣即今水患頗大亦聽臣督行管河道責令各
該管河官員調用人夫修築堤岸并扒浚河道務使淤塞
開除自無衝决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淹沒之虞其舊黄河
即今尚有微水流至徐州吕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浚使不
致斷流接濟運道且分殺黄河水勢如此則河患可息而
運道亦有益矣

勘濟河疏

兵部侍郎王以旂奏曰看得黃河之在運道論其衝決之害固不可有計其自然之利亦不可無查得漕河初開之日原不資于黃河後因屢被衝決曹單豐沛魚臺數十年間泛濫瀰漫勢莫能遏治水諸臣因其勢而曲爲宣防故徐呂二洪以南亦賴濟運然魯橋以下諸閘及昭陽湖泊多被淤塞運道受害不可勝言今河漸南徙舊決各口若趙皮寨若孫家渡若銅瓦廂集若杜勝集若梁靖口俱已乾塞無水惟存野鷄岡孫繼口一處亦係舊渠遵河支流

直出徐州小浮橋徑下徐呂二洪比之往年出自豐沛魚臺等處絕不相同盖與諸閘無干可免淤塞之患若令本口多開一溝常借三分支流使之必歸渠內則二洪得以通行無阻兼之上流既分大勢自殺鳳陽之水亦可減輕也但黃河變遷不常勢難逆料既浚之後難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難保其不復決所貴得人任職及時修築常于本口水發之時多置混江龍鉄爬往來疏浚水涸之後查其見役夫老徑行設法挑浚其餘一帶經流地方各設管河官員查照前議日加疏浚則上流有所受而不拒下流

有所淺而無阻二洪亦常得接濟矣

開越河疏

工部郎中陳毓賢奏曰寶應氾光湖往來運糧等船入湖三十餘里湖堤舊基俱是土石築成僅高湖面不過三尺許堤西湖身勢高堤東田勢下惟賴一堤障水而已且西有天長六合泗州等處地勢高阜一遇雨積水發即時瀰漫加以黃河水漲又由淮口而橫奔數年水患不時衝決非惟運糧有妨而寶應鹽城興化通泰等州縣民田渰沒饑荒隨至此江北之第一患也如比照高郵湖先年刑部

侍郎白昻修築康濟河事例于湖堤迤東修築越河一道庶可免百年風波之患其次者自淮安而下實應堤東有曰黄浦有曰即兒溝曰劉家堡曰三里溝曰津湖高郵新河曰九里灣曰三淺曰四淺曰五淺界首俱各有溝可以通注于海各造中等平水閘一座大約用銀不過三千餘兩如糧運用水五尺則閘限以六尺爲凖水高則聽其自洩水平則聽其自止自洩自止隨長隨消雖有水澇補之有素減之有漸如堤下宋涇成子蛤桅新溝等河港行令人夫挑浚深濶使之流通達海夫然則受水有地不害乎

民田積水有洩不決乎堤岸二者兼舉亦河防之常利也

保湖堤疏

漕運都御史周金奏曰夫徙薪者貴在于未然遏流者莫要于蟻穴與其事至而無備孰若先事而預防况此堤南接衆湖東連大湖逼近黄淮二河水易泛溢兼以舊埂低薄樁石頹壞西風一起巨浪拍天酥蝕之土豈能抵此重勢及今不治則來歲運道重爲可虞臣目擊前弊乃不敢自逸節次撑駕小船躬往比處再加相度驗得淮入閘口東至城下析而南向與衆河衆流相敵倉卒洩瀉不前未

免合勢衝決臣屢諆諸士庶皆曰必須查照先年原築丈尺及蓄洩事宜置閘疏導分洩下流更須堅築堤岸務期高厚一則可以預防衝頹除淮安迤南黄浦迤北河堤五十餘里事在緊急先行督令該府趂時就便取土培築及府城西門外烏沙河一帶至方家等閘地方見今淤淺會行各該管理河道衙門先行挑浚其實應高郵南北沿湖處所一應置閘培築加堤浚導等項情節合用錢糧人夫不貲事干重大未敢擅便謹逐一議擬開呈上塵

憂河患疏

工科都給事中嚴用和奏曰淮邳淤塞比前尤甚則恊心共濟當此豈容緩圖所有急應挑浚修築事宜合行申飭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節次題覆再加詳審議擬請旨

上裁一面移咨侍郎趙孔昭親自踏勘作速區處淮河上下一帶令南河郎中王樞及淮安府縣各官邳河上下一帶督令呂梁主事唐鍊及邳州各官督率夫役分任責成且留方信壩決口未塞以洩積瀦之水或從西湖嘴起浚至

仁義壩另開便道以通往來船隻仍開通濟閘由外口起
至淮城西門以循故道從長計筭視其用力多寡緩急即
為挑浚如河淤近已衝開亦宜乘勢加工俾其大通無阻
及將寶應湖口并方信仁義二壩決壞堤岸趁時修築一
面移咨都御史翁大立宜知　聖明德意固當勤宣臣隣
職司各有專責業已報知淮邳淤塞便須從此路星夜馳
還會同侍郎趙孔昭督該河道郎中主事及各地方兵備
守巡府縣等官上緊率作興事應挑浚者挑浚應修築者
修築定在河氷未合之前挑浚修築事竣俾南還漕艘北

來進鮮船隻俱得通行完報庶于　國計有裨責任無忝

復諸閘疏

兵部侍郎萬恭奏曰臣惟善治者宜求其法於不匱謀國者當通其變于未窮比年黄河横流運道艱阻朝臣拊髀而太息河臣蓬累而奔馳淮水之南棄爲不講蓋淮南之運道盡壞矣　祖宗之初制盡失矣非當事者故棄淮南也智窮于閘道力竭于黄河其不得不棄淮南者勢也臣以上年十一月浮河淮歷高寳諸湖以達于瓜儀遠覽遐思可爲流涕夫高寳諸湖周遭數百里西受天長七十餘

河秋水灌湖徒恃百里長堤若障之使無疏洩是潰堤也
以故　祖宗之法偏置數十小閘于長堤之間又為之令
曰但許深湖不許高堤故以淺船淺夫取河之淤厚湖之
堤夫閘多則水易落而堤堅浚勤則湖愈深而堤厚意至
深遠也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即堙一閘歲月既久
諸閘盡堙而長堤為死障矣畏浚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
加堤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實為盂城矣循此安
窮臣是以有復諸閘復淺船淺夫之議諸閘欲密欲狹欲
平水密則水疏亡脹悶之患狹則勢緩亡衝擊之虞平水

則湖溢耶水從上透湖即涸耶閘底截住亡啟閉之勞高
寶興化諸州縣亡潰堤昏墊之苦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一也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先臣陳
瑄浚至天妃祠東其口央而注于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
黃河穿清河半餉耳嗣緣黃河水漲逆注入天妃口而清
江浦多淤第制天妃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
與黃水值而費十餘萬開新河以接淮河其說曰接清流
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
西擁淮流數十里併灌新閘河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

令淮黃會于新閘河口是二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
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隨浚水過隨合而又使運
艘迂八里淺滯而始達于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利
今年黃淮交會太淺運艘阻梗臣預開天妃月河以待一
掘而通之四日而出南船四千二百艘于黃河運遂盡矣
臣是以有建天妃閘之議蓋今旱運之期黃水正落由清
江浦啟天妃閘順出黃河既無淺阻又免挑浚漕船魚貫
直達清河運盡黃水盛發則閉天妃閘謝絕黃水彼河雖
善淤安所假道而犯及清江浦哉黃水一落又啟天妃閘

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浚可也勿用可也歲省年年淮黃交
會挑浚之費是補陳瑄之所未備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補者二也由黃河入閘河為茶城出臨清
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汶流平衍地
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為通渠斯萬世之利也唯茶
黃交會之閘運盛之時正值黃河水落之候高下不相接
則相失而相傾是以有茶城黃家閘之淺連年患之 祖
宗時建有境山閘今自新河水平閘淤泥淖中幾丈餘棄
不復用臣於茶城為之西堤束水急衝而茶城不淺茶城

之上為之四活閘東水急衝而黄家閘不淺然非久計也

臣是以有復境山閘之議境山閘上距黄家閘二十里下接茶城十里而基故在今特於故基之上累石而為之工費可省七分之五夫此閘成則既可以留黄家閘外二十里之上流又可以接茶城内十里之下流而又挾二十里之水勢衝十里之挾流㡬不勝矣何徒苦丁夫之挑濬遲船之盤剥為此

祖宗之法所當議復者三也

建厎閘疏

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曰瓜洲鎮當江淮運糧咽喉節該

先任漕運都御史鄭曉及科道等官張憚等建議將原有

土壩改閘工部題奉

欽依備行候勘近該河道都御史萬恭會臣酌議應于本鎮

花園港建閘二座分定附近通州泰州如臯泰興四州縣

掌印官管造仍候部議轉行估計合用錢糧先支河道銀

兩候扣下江南總過壩脚米折銀補還緣由已經會　題

外但查建閘節年議論雖多竟未佑計興舉恐復因循時

月躭誤該臣督行管理漕務右叅政潘允端督同杭州府

押運判官孫烺揚州府同知任賢親詣踏勘自花園港從
江口勘至鎮西月河出運河口止計長六里六分路道環
迤水流平緩而上河與下港地勢間有高低應建四閘會
于本港時家洲月河口建為頭閘估計合用工料銀二千
三百六十六兩一錢四分自月河裏港陸地開浚至尤家
碾為二閘又于詹家橋為三閘每閘該銀二千二百四十
一兩三錢二分阮家莊為四閘該銀二千三百六十六兩
一錢四分共銀九千二百一十四兩九錢二分開港三十
六畝七釐五毫每夫日給工食銀三分共銀二千九百二

十兩四錢四分各閘起蓋官廳置辦傢盤器具共銀八百四十六兩七錢五分以上通共該銀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兩一錢一分其各閘幫堤澇淺栽樹等項所費不多俟建閘工完另議等因到臣看得前項閘工既該道府各官估計明白相應及時建造況近來糧運限以十二月完兌即正月前來重船可抵瓜洲所據興工勢不可緩然雖分定四州縣管理必須責委專官督工監造庶于新運有裨

合無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行臣會同河道都御史將揚州淮安二府

庫貯河工銀內借支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兩一錢一分
督同管河郎中兵備等官將前閘座責成各州縣分管速
行採石鳩工刻期建造及查得鎮江府同知于時保杭州
府通判孫浪皆才猷老練任事實心相應專委會同駐劄
揚州府同知陳可大監督工程務在十二月以裏告完不
致有悞新運事完通將實用過錢糧數目造冊　奏繳其
四閘官吏人夫不必添設即以本鎮原有閘壩官二員條
記一顆司吏一名壩夫二百五十八名移置應用每年糧
運到日查照儀真事體開閘放行過盡封閉將鑰匙封送

漕司收貯每閘止留夫五名看守其餘退回各壩仍舊專

放民船糧運空船回南如前放閘其一應民載客船俱常

川由壩挑盤不許由閘出入該鎮閘壩事務責成駐劄同

知提調

兵部侍郎萬恭奏曰瓜洲為運道咽喉而下江等總歲運

漕儲二百萬石咸必由之一向建設土壩凡江北之空船

南兑必掣壩以出江南之重船北運必盤壩以入運船有

靡損之虞盤剝有脚價之費停泊江濱有風濤之患船隻

輻輳有守候之苦諸臣屢次建白該部累次題覆欲與花

圍港猪市等處建閘慎嚴啟閉俾運艘往來直達江淛委
屬利便而竟格不得行者徒以本鎮壟断之徒欲牟大利
每假走洩水利為辭查得儀真亦近大江　國初亦設土
壩後因車盤不便弘治年間改建閘座迄今上江漕運便
不可言且高寶諸湖之水歲以瀰漫決堤為患未聞以走
洩涸竭為患也況　國家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惟擇
其利多而害少者為之今閘成之後漕舟通利若履平地
一便盡免車盤船無篾損二便隨到隨過風波無虞三便
閘座既通高寶諸湖水有蹤洩不致敗堤四便閘道通行

商船雲集市廛交易水陸畢至五便夫愚民不可慮始
國計亟宜遠圖爲有利于漕儲少不利于百姓即所謂多利
而害少者尚爲之也而况官民俱便俱有利而無害者乎
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　請容臣等破拘攣之見建久大之策委
官作速估計期于必成合用工費聽臣于河道銀内查發
應用行令附近通州泰州如臯泰興四州縣每一州一縣
共建一座止用官員前來董理並不令其派出錢糧用過
河道銀兩就于下江總二百萬石漕糧内所省車壩脚米

折銀逐年扣逮則官不費而功成民不勞而事集開鑿並用江湖聯屬咽喉通利血脉貫串為　國家生靈計無便於此

兩河經畧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遵奉

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事據管理河道工部郎中余毅中等管河兵備參政龔大器等蒙臣劄付看得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堤四溢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以浚海為上

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著足不得已而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必鮮深闊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浚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揩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浚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即浚海之策也然河又非人力可以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

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堤為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為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堤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為無堤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堤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堤為下策豈得為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既潰隄以旁決矣至于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于雲梯關至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

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于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浚
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堤以杜決而欲堤之
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
與爭地斯堤于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堤固矣
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
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
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
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
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黃淮全河之力

涓滴悉趨于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
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浚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
謂固堤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浚海矣猶慮伏秋水發
暴漲傷堤職等查得呂梁上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
河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滾水石壩三座若水高
于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堤無虞矣至若寶應石
堤之當復與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當浚皆今
時之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illegible]
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illegible]

共長三百餘里地勢遥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
難集除前　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
先將豐沛縷堤太行遥堤及徐邳一帶縷堤酌量幫築桃
清南堤併接淮安新城長堤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
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樁笆修築土堤外其餘各項
工程相應大加修舉者一面　請發錢糧調集官夫買辦
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等因併將應做工程列欵呈詳
到臣據此因該臣會同右侍郎江一麟議得事師古者罔
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

論爲政則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黄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于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

至寶應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
郡也故堤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
迤南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
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
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
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食既
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鱉而當事者
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
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為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

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
而漸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
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
崔鎮諸口所由决也今漸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
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淸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
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而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
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
所别開一渠恐人力不至于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
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塞之勿浚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

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于塞黄浦口築寶應堤浚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于兩岸遥堤或葺舊工或刱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黄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浚之說僅可施之于閘河耳黄河河身廣濶撈浚何從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

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堤故欲與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滚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堤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黄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為性也决水乃過顙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今臣等乃欲塞諸决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滚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

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黄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葢可想也况黄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郟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閺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

等不暇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澁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據司道諸臣款議前來臣等復加參酌似應允從伏望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

俯賜俞允行臣等遵照及時興舉除工程夫役錢糧數目另本具陳外謹題請

旨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

勢既微則沙洑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髙家堰朱家口黄浦口三决此淮水旁决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决此黄水旁决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為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汹湧為工不堅除將决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外其决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决之虞照得隄以防决隄弗築則决不已故堤欵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欵遠遠則有

容而水不能溢累年專隄防者既無真土類多卑薄已
非制矣且夾河東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
監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繹賈讓不
與爭地之旨做河南遠堤之制除豐沛太黄隄原址遥
遠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堤查有逼近去處量行展
築月隄仍與兩岸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遥
隄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
家墩古隄已壞相應修復下抵馬厰坡地形頗窪相應
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遥隄一

道不必再議縷隄徒糜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
梛浦灣止為淮城北堤除埽灣单薄量行加幇外但原
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梛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
餘里以遏兩河之水盡趨于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
西門一帶舊堤相應再行幇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
運如此則諸堤悉固全河可恃矣
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平江伯陳瑄創閘裏河
仍恐外水内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于漕撫啟
閉屬之分司運畢即行封塞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

令車壩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柰
何法久漸弛五壩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
漫無啟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
議復舊制將見存四閘俱加修理嚴司啟閉俟二月前
後糧運過完即行封閉惟遇鮮貢船隻方許啟放仍行
查復五壩以便官民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
壞良規
一議止浚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為兩河歸宿之地
委應深濶但查海口原身自淸口至安東縣闊二三里

自安東歷雲梯關至海口面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季真等呈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況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礙河流故臣等以為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作一渠與復浚草灣徒費錢糧無濟

于事

聖旨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准行著他們悉心着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人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拏問參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着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糧部裡會戶部上緊議來

查議通濟閘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目激時事敷陳愚悃以裨治安事據管理閘座工部主事黃曰謹等勘得通濟閘建立甘羅城

堅實之地兩崖頗高捍挽甚便水勢北趨河流平緩運艘往來頗稱利便所據閘壩不必改移宜從舊貫等因據此該職等親詣前項地方督率多官覆加查勘謹按冊從今通濟閘出口者以此口專向淮河獨受清水惟伏秋大漲黃流未免倒灌故於入伏之時閘外捲築軟壩無非爲避黃計也至九月水落仍復閘壩由閘蓋自九月以後至五月以前通濟之水有清無濁三閘遞相啟閉其法甚便故先年改天妃閘而爲通濟閘以天妃閘當黃而通濟閘近清也見今糧運通行水皆清平如舊旋啟旋閉頗爲不難

況昔黃流只有一道今分流草灣一百五十餘丈已減全河大半若欲改閘而南必從淮城以下出口張口受黃日有沙壅是平江伯建閘以避濁今返背清而就濁矣全河大勢已奔草灣而清浦西橋一帶漸淤復從淤處建閘是又舍通而就塞矣且板閘鈔關與船廠倉庾戶工各部三分司皆在清江沿河地方以便督造抽分二百餘年於茲矣今若改閘而南則清江板閘一帶必至乾斷三分司與諸關廠俱當改建爲費不貲三關延袤六十餘里人烟輳集仰商賈挑盤之利者萬有餘家若閘改而南必奪生理

移署遷民事在得已況糧艘經由清浦如履盤盂之內甚為平穩遽從淮南出口是舍清夷之渠而多受黃河六十餘里捧挽之苦仍恐運軍亦難之耳再詢淮中士夫皆稱淮城風水前有清淮後有黃河環流迴抱有如襟帶乃縉紳生靈之血脉也今從淮南建閘將使淮地中斷而自絕其襟帶矣談者多稱不利難以拂衆强圖及勘通濟閘迤南一帶别無可通舟楫之所職等反覆思維誠不如仍舊為便呈乞本院定議題　請等因又據清江管閘分司呈稱蒙臣憲牌仰司即查通濟閘入春以來有無黃流內入

波濤湍激是否不能閘閘迴瀾各閘啟放之後因何不行下板備將致害緣由從實呈報依蒙查得清口乃糧運咽喉所係自有通濟等閘啟閉以來順時節宣河無漲溢成效如覩去冬遵守新立傳籌規矩啟一閉二遵行無失入春黄水未發糧運出口絡繹無停三閘俱開晝夜催儹時雖暫閉外水雖入悉皆清流平緩若糧船出盡即遵新法啟閉況今清江外隄修築完固附隄淤土一望数十餘丈决無他患緣由各呈報到今據前因該臣查得　國初暨習元人故事以海爲運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初[illegible]清江

浦一帶以通淮黃兩河始以河爲運矣然清浦原無來流
全借河流內灌方可浮舟而黃流甚濁恐至淤墊故復設
天妃等五閘遞互啟閉以便節宣時將入伏閘外即築頓
壩一應船隻俱於五壩車盤良法美意二百餘年利賴之
矣後因天妃閘全納濁流故復改於三里溝尋復改於甘
羅城即今之通濟閘是也此處爲南河口乃淮水獨經之
地離黃向淮用清避濁漕渠無淤墊之患舟航有利涉之
休人甚便之惟於五六月間黃水盛發不免逆上與淮並
入而時將入伏築壩斷流九月開壩則黃水業已退矣今

給事中徐常吉題　請移閘稍南通漕別所極為訏謨長慮如果從避有地真為萬世之利但細查淮郡之外別無支流可引欲通漕舟不得不資兩河欲資兩河必難免其內灌然分流不及十分之一而滔滔北去由安東入海者固如故也若移閘愈南則納濁愈甚司道諸臣所云背清就濁舍通就塞而運艘多涉險阻六十餘里皆所不免矣至如改建衙門遷移廠閘費雖不貲無足論也臣又查得初春水落正當平緩之時止因運艘晝夜放行諸閘不[illegible]下板傳者遂謂不能啟閉今運艘如期出口各閘啟閉如

故委與該司查勘相同臣不敢敝伏望
勅下該部覆加勘議務求久安長治之策以為河漕永賴之
計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查復舊規疏

臣潘季馴謹　題為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臣等謬膺
簡畀肩厥鉅艱日夕兢兢惟恐一事未周有負　任使茲幸

廟堂主持諸臣効力導河防決之工駸駸然有涓埃之驗矣但於淮安一帶閘河終有未安者臣等初至地方目擊淮安西門外直至河口六十里運渠高墊舟行地面昔日河岸今為漕底而閘水湍激糧運一艘非七八百人不能牽挽過閘者臣竊恠之詢之地方俱云自開天妃閘後專引黃水入閘且任其常流並無啟閉而高堰決進之水又復鎖其下流以致沙淤日積萬曆五年河渠堙塞隨浚隨淤不得已開朱家口引清水灌之方得通舟臣等乃決意閉復通濟閘以引范家湖清流且

請修舉陳瑄故事嚴禁

啟閉隨該工部覆奉

欽依咨行遵照見由通濟閘引水濟舟河身亦覺漸刷數年之間或可復故矣但沙淤可免而湍溜如舊牽挽不易而啟閉甚艱且閘淮河暴發亦有渾流臣等求其善處之術而未得也隨行據司道等官郎中張譽等博訪查得永樂初年原由海運淮郡與黃淮二河隔絕不通後因平江伯陳瑄疏清江浦之渠引水以通淮安東南運艘始得直達 京師復慮黃淮之水沉沙易淤也乃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啟閉鎖鑰掌之漕撫開放爲之分司法至

嚴矣復慮水發之時湍急難於啟閉又於新莊閘外暫築
土壩以遏水頭水退即去壩用閘如常延至嘉靖八年間
壩禁廢弛河渠淤塞該漕運都御史唐龍河道侍郎潘希
曾題奉
欽依仍復舊規載在簡冊者班班可考也數十年來初議設
失前患復滋臣等詢之地方耆宿皆云運渠卑隘最易沙
淤淮地低窪最易盈溢若倣古人之制嚴啟閉於春冬之
時築外壩於伏秋之際則非惟河身無壅墊之患而田廬
亦無浸潦之苦矣臣等反覆思維請復舊規為便及查每

歲三月以前糧運俱過六月初旬鮮貢已盡其餘船隻皆
可盤壩並無妨礙即如鎮江京口閘遇冬築塞入春方啓
其例固可援也伏望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每歲於六月初旬
一遇運艘并　鮮貢馬船過盡即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壩
以遏横流一應官民船隻俱由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仍
舊開壩用閘庶於　國計民生兩利之矣再照人情易玩
法禁易弛勢豪人員任情自恣者雖保不無地方當事之
臣稍稍阿狥輙至濫觴懇望

皇上特降

嚴旨容臣等刻石金書曉示各閘之上庶幾人心有常目之

警而良法無久弊之患矣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

前事又該總督漕運右侍郎江一麟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等題稱淮安一帶黃淮灌入運渠高墊且閘水湍急啟閉甚難查得平江伯陳瑄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遞互啟閉以防黃水之淤又於水發之時閘外暫築土壩遏水頭以便啟閉水退即去壩用閘如常其法至善議要修復舊規并請特降

嚴旨垂示各閘使勢豪人員不敢任情阻撓一節為照黃淮二河之入淮郡也由先臣平江伯陳瑄疏浚清江浦始也而其立法則甚密矣慮黃淮灌入泥沙易淤而建閘以閉

啟閉又慮水發湍急難于啟閉而築壩以遏水衝自是渾流不入閘河不壅大為運道之利後來閘壩廢弛淮安一帶河渠始日就墊塞費區畫矣況水發常在六月此時糧運及　鮮貢船隻俱已過盡築壩似無妨礙雖官民船隻盤剝未便終不得因此而廢河漕大計也且築壩止是水發時候自六月至九月初旬不過三月餘即去壩用閘如常不便於民船者無幾時而便於漕渠者則甚大所據都御史潘季馴等具題前來似應依擬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漕運侍郎江一

麟即查先年閘壩舊規酌修復凡清江福興新莊等閘
俱要以時啟閉不得開放無度以致泥沙灌入有礙運道
每歲至六月初旬運艘馬船過盡伏水將發即於通濟閘
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
至九月初旬開壩復用閘啟閉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問者徑
自拿問應參　奏者徑自參　奏毋得阿徇假借庶人心
知警法不廢格而河渠有賴矣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即便拿

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發落干礙職官參奏

處治

申明鮮貢船隻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准南京兵部咨稱案照先准臣等

咨已經備行南京內守備德速查今運　鮮貢等差總計

幾起已撥裝載五月以前過淮出口者幾起未撥差限[illegible]

逆約在築壩之後發行者幾起一面移文本部差撥[illegible]

通濟閘外停泊以待各差抵閘盤船前進廠[illegible]鮮[illegible]

隨准該廳回稱氷鮮鰣魚例在五月初旬採完楊梅例在
小暑之後採取俱各在京裝船先用底葢塩氷打築結實
然後起運前進氷鮮船隻勢不可盤煩為議處到部合咨
河道漕運衙門酌量前差尚在五月之內伏秋未至水勢
未發姑待二起鮮船出口方行築壩加壩不容緩前項氷
鮮作何計處使不誤事希由咨報等因到臣案照萬曆七
年七月二十六日准工部咨該臣等會題前事本部覆議
每歲至六月初旬伏水將發即于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
遏横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

壩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問者徑

自拿問應糸奏者徑自糸奏毋得阿徇假借等因題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即便拿

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發落干礙職官糸奏

處治欽此備咨臣等通行欽遵間今歲遇閏五月二十二

日即已入伏相應先期築壩誠恐　鮮貢船隻所至後期

預咨該部轉行早發去後今准前因該臣會同漕撫二部

御史江一麟議照清江裏河向因外河伏水帶入泥

濬漕渠應照先臣陳瑄舊規先期築壩已經題奉
嚴旨通合遵守今該監既謂冰鮮鰣魚在五月初旬楊梅在
小暑之後各採完若肯較常早發沿途無滯計五月二十
以前二項鮮船俱可趕到若至入伏之日各船愆期不至
勢難久待隨經咨覆該部及延至入伏之日定行築壩外
但恐各監拘泥故常逗遛不發延至壩成又以盤船不便
推諉臣等不無掣肘況所　進冰鮮不多盤壩只須頃刻
即使車盤不便亦可預撥馬船停泊壩外鮮到之日對船
盤剝亦無妨碍漕渠關係甚重似當量從權宜伏望

皇上軫念國計
勅下該部申飭南京守備衙門每歲氷鮮船隻較常催儹早
發務在伏前旬日抵淮不至有礙築壩萬一愆期即從天
妃壩車盤或預撥馬船停泊外河船剝著為定例庶臨期
不致妨阻而漕渠亦無沙澱矣謹題請
旨
河工告成疏畧
臣潘季馴為恭報兩河工程仰慰
聖衷事萬曆七年十月初六日奉河漕衙門劄付俱為今

題，旨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事行職等將派定工程刻期
興舉職等遵依督率委府州縣等官親詣工所照式率作
總計築過土堤十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丈石堤三千三百
七十四丈塞過大小决口一百三十九處建過減水石壩
四座新舊閘三座減水閘四座涵洞二座車壩三座築過
攔河順水等壩十道濬過運河淤淺一萬一千五百六十
三丈開過河渠二道栽過堤柳八十三萬二千二百株其
各堤高卑酌量補葺者恐煩瑣聽候勘官至日另冊開送
照得數年以來黃淮二河胥失故道而地方為壑盖由黃

河惟恃縷堤而縷堤逼近河濱束水太急每遇伏秋輒被衝決横溢四出一瀉千里莫之底極故有諸決以致正河流緩泥沙停滯河身墊高淮水又因高家堰年久圮壞潰決東奔破黃浦決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悉成沮洳清口將為平陸黃淮分流淤沙罔滌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而運道民生俱病矣自去秋興工諸決盡塞水悉歸漕衝刷力專日就深廣遥堤相望河流其中即使異常泛漲縷堤不支而溢至遥堤勢力寬緩必復歸漕而減水四壩復以節宣盈溢之水不令傷堤故在遥堤之内運渠可無

淺阻遥堤之外民田可免淹没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縷堤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遥即止高家堰屹然如城堅固足恃今淮水涓滴盡趨清口會黄入海清口日深上流日涸不特堤内之地可耕而堰外湖陂漸成赤地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溢且寶應石堤新砌堅緻故雖霖潦泱旬隄俱如故黄浦八淺築塞之後俱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堤環抱淮城並無齧損不特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眙下及山陽興鹽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効

也見今淮城以西清河以東二瀆交流儼若涇渭誠所謂同為逆河以入于海矣海口之深測之已十餘丈無借水攻水以河治河黄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非特不相為扼而且交相為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昔年沙墊河淺水溢地上秖見其多今則沙刷河深水由地中秖見其少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來所睹見也此蓋

聖心獨斷廟筭堅持是以職等得殫胝胝向使少為異議所撓則此時不知更作何狀矣臣等受事之初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夫棄故道則必欲

乘新衝新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澁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楊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關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别尋他道則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關濬海口於理為順臣等親詣踏看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東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兩河之水仍舊

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
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
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
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
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
矣蓋築塞似為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
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為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則沙不滌益
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
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

夫治之先先景大相懸絶也矣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為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閘壩嚴啟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彝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聽者偶倖成功臣等何敢貪 天功以為己力哉伏乞

勑下該部覆議差官勘閱明實施行謹

題請

旨

高堰請勘疏

總河侍郎潘公季馴　題稱於十月十五日准工部咨覆

奉

欽依行臣等遵奉題

准事理採石甃砌高家堰臣即分行各司道查照興舉南河分司郎中張譽見在下椿甃砌間忽聞泗州鄉官原任湖廣叅議常三省者特具一揭危詞悍語不可殫述而中間最所聳動人者云

祖陵松栢淹枯護沙洗蕩二句臣讀之不勝駭汗先該

九月間督同南河郎中張譽潁州道副使唐鍊親詣

祖陵勘議初乘坐船一入　陵東沙湖口則淺涸難進徙其
小舟約行六七里登岸陸行至下馬牌邊半里許又行里
許至　廷埠恭謁訖當同各官并奉祀朱宗唐周圍閱視
得山甚高埠松栢茂鬱湖水僅及岡脚堤根俱露乾地當
詢朱宗唐淮水暴漲之時水及何處本官回稱至下馬橋
邊　埠水係是驟雨宣洩不及隨據各司道議得為今之
計惟有量將舊閘加增高濶便洩雨水前歲所築東南隅
石堤較之內地反卑無甚關係但已成之業亦宜修葺隨
将應修堤閘及泗州護堤工程咨覆工部訖及又查得、

陵東嘉靖二十一年所築堤閘堅好如故而前歲接築石堤圮裂甚多內無托石外無釘筍必係委管堤工員役侵扣錢糧所致復行該道嚴查何官管理應參應究另行呈奪未報據其淹枯洗蕩等語則臣等恭謁之時豈皆無目者耶然臣終不自安也又于十月二十二日臣復往泗州督同該州知州秘自謙盱眙縣知縣詹朝等躬閱

祖陵則見河湖之水較前更澁光景頓殊松栢鬱然籠雲蔽日即地濆所栽旱柳亦皆生意勃然而塹外護沙高阜如故臣殊怪士人口吻豈宜如此誑誕回至該州面詢泗州

秘自譙彼云士夫何常親到　淩上閱視止據小人相搆之語遂形紙筆耳竊照臣與前任漕撫都御史江一麟未至之時稱淮水爲害之大高堰當復之由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而形之撫按之奏牘臺省之條陳者又不知其幾千萬言也然臣亦不敢輕率畢事到任之後親詣泗州會集生員里老人等備詢泗州水患在高堰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泗州水患爲甚也清口塞于高堰未決之前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清口塞也臣應之曰是誠然矣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黄河隨犯其後故清

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遂斷然

請于

皇上而行之去春高堰既成即聞泗水消落臣未之信也尋于五月二十二日接到該州鄉宦御史趙鄉遺臣與江一麟書云大工底績數十年沮洳之鄉一旦膏壤諸名公必瀆之役倏爾告成 國家幸甚生民幸甚古謂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更何狀哉又遺各寮屬書曰治河之役古今稱難今日之河緣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是

以桑梓鞠為巨浸　陵寢亦有小妨十餘年來當事者徒
為長嘆茲幸神謨妙算倏爾成功然今論功者止云兩府
貧民得免魚鱉之患　三陵樹木得免渰沒之虞而已而
不知淮黃合流為
祖陵一大合襟所關尤重如堰功不成則淮奔而南矣即此
言之其功在　朝廷豈特咽喉之樞腹心之病云乎哉至
于吾民之沃壤極目歡聲盈耳又有不能盡述者而臣猶
未之信也九月十八日又據營田道僉事史邦直揭稱本
月初七日職經越城等處達淮泗間沿途看得高堰以東

地方數年間洪波浩蕩非二三月不見地皮比及四月復如初矣而泗城淮河瀰漲漫衍令人慼焉今也皆為平陸元爽無復津涘但佈種者即嘉禾穰穰而泗州四外俱成乾灘淮田地中去堤岸十餘丈黄童白叟共曰十數年來未見不意今日復睹平地而職亦待罪地方既已三年往來此地歲不下數次誠未睹有光景如今日也至于避水子遺棄田里廬舍携父母妻子遠去望故土而泫然者數稔矣今皆即舊基積土為壁鋪蘆為屋子婦歡呼雞犬聚焉職一經行咸入照覽有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泗士居

民各亦互相駭愕自遜見識不到夫以土之士民世世其中歲歲其患又皆縉紳名流而所識見僅如此則治河者可膚淺道哉臣睹此揭方快然自以為得矣夫據二臣書揭則高堰未築之前與既築之後光景頓異了然在目矣

陛下與廟堂諸臣焦心勞思者數載臣等胼手胝足者逾年方成此工今

陛下且俯納科臣之言用石甃砌以為億萬年無疆之計矣二省帶溉廢毀之忍乎哉今歲之水委果異常往歲止發一次今[illegible]共發往歲以數尺計者今則及丈然五月末旬暴漲六月復消七月中旬暴漲九月俱

消即三省揭中亦謂目今淮流少減遂謂
祖陵無恙誠然矣然既稱少減則消而復漲漲而復消乃水
性必然之理即徐邳間皆然不獨泗州爲然也即山陝河
南皆然不獨徐邳爲然也有今歲異常之雨則有今歲異
常之水三省等能使天之不雨乎南都濱臨大江燕浙邊
近滄海五六月間街市可舟一望巨浸又聞承天 顯陵
水深六七尺豈亦有高堰阻之乎臣不敢瑣瑣辯瀆即以
揭中最舛之語爲
皇上陳之案查嘉靖十二年前任河道都御史朱裳 請于

祖陵東西南三面若築土堤以障泛濫該都御史劉天和按
管勘得
祖陵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眞無虞其南面山岡之外即俯
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滙于此淮河自西而來去
祖陵一十三里但遇夏秋淮水泛濫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
會合間或渰及岡足及下馬橋邊今據匠役王良等量得
自淮河見流水面至　陵地共高二丈三尺一寸百餘年
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事體重大未敢輕擬等因又查得
泗州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

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外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圈磚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刋之于石以後水漲官民視此忽驚懼云又查得盱眙縣石刻載邑人蔣仲益記內稱正統六年五月連雨六月水浸泗城官民咸避盱眙山泗州衛前水高一丈二尺漂沒廬舍大驚駭按宋淳祐咸淳元大德及我 朝洪武乙丑永樂己丑皆大水焉不可不紀以慰後人云各志石種種在也漢唐無考矣我 朝正統以後無論矣即志刻所載自宋之淳祐至

我朝正統泗州每為水困而揭云萬曆以前堰未築則鮮害果何說也考之郡志高堰為漢陳登所築而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相傳千有餘年乃云原無高堰萬曆元年剏築如其無也則隆慶四年以前高堰未決淮揚何以無水患乎塹外護沙原非人為自開闢以來有之者即志刻所載歷朝大水較之今歲不啻三倍護沙固無恙也乃今遂沉蕩乎高堰居淮水之東中閘尚隔阜陵泥墩諸湖淮水北出清口則直而順出高堰則逆而難揭云高堰擋攔直受使淮流至此紆回曲折而不得直下是未

知高堰安頓何處可論水乎又云萬曆以前河淮于清口會合通流入海惟自高堰一築之後淮益弱河益強蕩激泥沙日累月積此又不經甚矣夫高堰通流則淮分而弱反謂之強高堰斷流則淮全而強反謂之弱何其舛乎先任漕撫衙門將因清口沙塞製造混江龍以滾刷之畢竟無效臣與江一麟率同司道府州縣官二十餘員親往清口閱視僅存一綫人皆褰裳而渡此高堰大潰時也延至次年二月高堰築而清口始闢今反言之舛甚矣三省又云淮人以此堰為便特田土耳孰愈害及人民夫高堰決後

淮揚之民流離轉徙阽于死亡者不知其數無論以淮水東注黃浦八淺高寶一帶橫潰四決覆溺船隻阻梗運道三省輦餉不聞乎況雲梯關外海口甚濶全賴淮黃二河併力衝刷若決高堰清口必淤止餘濁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塞則下壅上潰黃河必決運道必阻此前歲之覆轍也三省輦米之知乎臣前至泗州時有以清口淤塞語臣者臣應之曰清口既塞則泗州城外之水從何宣洩而今乃消落歸漕若是也語者詞少溢然臣循不自信隨率南河郎中張譽淮安府同知莊桐清河縣知縣袁世南駕扁

舟從諸湖中泛至清口直抵清河縣南逐一探試得河湖相連處所滙為巨浸萬頃茫然中間深淺不等自一丈五尺以至四五尺一入清口淮水方有歸束以四丈之綆繫石投之未得其底蓋水散則淺水聚則深其理然也今三省堂欲加疏浚不知從何措手試即令彼為之當自見也又云二者以撤高堰為要此時清口水僅一二尺近堰之外深幾二丈是計其水所從洩清口難而高堰易也此又譸張甚矣夫清口深僅四丈堰外見有乾灘水勢迴

昭彰誰能掩乎蓋不言

祖陵之傷無以動人不言淸口之塞難以毀堰而不自知其
大非士人舉動矣臣諦思之三省輩寧無人心者何其變
亂黑白至此哉且其揭不行于高堰初議之時而行于高
堰久成之後不行于淮水暴漲之日而行于淮水消落之
餘何哉盖緣泗州巨商私販北自河南南至瓜儀勢必假
道淸浦運河而各閘不免稽留分司不免稅榷人甚苦之
數年以來皆從高堰直達為利甚大先任漕撫都御史王
宗沐于萬曆元年築堰斷流而泗人危言四起卑薄不加
遂致中圮侍郎吳桂芳亦知高堰當築幾欲興工有泗州

棍徒楊明恕者造為飛語多方煽惑因循隨誤臣初至之
時亦常以游言力阻臣堅執不允繼復請于高堰迤南五
十餘里周家橋至古溝一帶鑿渠通湖而淮安之民又欲
比照高堰一體加築臣行司道查得彼處地形亢于高堰
淮水大漲則從此漫入白馬湖浹旬不雨仍爲陸地此天
然減水壩也如欲加築則淮水暴漲不免增益而高堰難
守然留此以洩異常之水則可如欲開鑿成河淮水從此
長流則非特淮揚被害而清口亦將復淤俱不可也任之
而已泗人無路中阻向抱悒悒茲當臣將去之日復襲故

智以中前說而不知其中更有大不可者夫
祖陵風水全賴淮黃二河會合于後風氣完固為億萬年無
疆之基地方鄉乘載吳桂芳語云鳳泗
皇陵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為水會天心萬水朝宗眞萬世
帝王風水與趙卿前書所云淮黃合流為
祖陵一大合襟誠知言也今若與高堰等處從中劈晝二路
分之使抱身之水反跳而去萬一有誤誰執其咎夫三省
輦偶見淮水暴漲則動輒以 陵寢為言至若分淮黃之
流以壞

祖宗萬年根本之地則又悍然不顧以全淮之力出清口則以為塞中分淮水之力則清口又以為通公爭私爭誠不知其何心也臣又念之當兩河泛溢之時民生昏墊　國計梗阻則人以　朝廷不遣大臣愛惜財費而嘵嘵矣今朝廷遣大臣矣不惜財費矣一歲之間兩河順軌往來利涉矣而泗人又欲毀成業而興新工忘大體而行私臆地方之私臆無窮而　朝廷之財力有限臣不知其所終也此議不息則大寨猶存必須速勘明白方可杜絕後患而見奉　明旨棣石甃砌淆言四起人心惶惑何以成功誠

不可不速為之計也況臣管窺之見固止于此犬馬之力亦盡于此而寧敢遂謂其必無遺策乎今臣奉 旨離任正地方人情得以攄發之時勘議諸臣得以虛心之日伏望 勅下該部轉行尚書凌雲翼毋拘成議毋虧成功可改圖者即為改圖可增損者則為增損荒度諏諮務求全美此固 國家之幸地方之幸而使臣他日無遺議焉亦臣之大幸也如三省等之言必不可行亦望特降 明綸著為令甲使他日懷私好事之徒不得妄生厲階以亂國是則公論早定而事體畫一矣再照人情不免顧忌讒

口尤多推委臣若仍縻廪祿則他日勘議者稍拂三省等意不曰雲翼同官相護必曰屬寮畏臣徇臣而不敢持公議矣伏望將臣放歸田里使凌雲翼等得以虛心勘議如臣之所行者是而三省輩所言者非即欲用臣未晚也臣一日不去人言一日未息懇乞

陛下憐而允之奉

聖旨高堰築後河道安流績效已著豈可因一二無稽之言又行勘議着遵前旨上緊修築以終前功常三省倡言阻壞成議姑革去原職爲民其餘且不查究以後再有這等

的

聲來重處工部知道

寶應越河疏

漕撫都御史王廷瞻　題為恭報開濬寶應越河與工日期事案照先准工部咨為重臣鉅工相須有成仔陳末議仰裨

國計民生事該吏科給事中陳大科題前事又為開越河避湖險以利

國計民生事該前總督漕撫右副都御史李世達巡按御史馬允登巡鹽御史蔡時鼎各會題要將寶應湖石隄之東

開桃越河以避湖險佔計合用工料銀二十五萬兩等因
該本部覆議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漕撫衙門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鹽御史
督率司道等官將前應開越河應築隄壩悉照原佔深濶
丈尺并應建閘座趂時興舉分地責成務期二隄堅固湖
患永消定限本年九月內興工萬曆十四年五月內告完
其合用錢糧本部查照户部議動銀數行南京户部動支
庫銀十萬兩兩淮巡鹽御史動支積餘銀十萬兩二項共
銀二十萬兩解發淮安府收貯聽候先行支用其役不敷

另行酌議題　請工完將做過工程、用過人夫錢糧造冊
奏繳管工官員分別勤惰覈實題請比照高堰大工事例從
優陞賞其久任漕臣以便責成科臣指陳深爲有見仍乞
皇上勑下吏部如其所奏責成在事諸臣必俟隄工告成之
日方許陞遷庶規畫不悞目前一勞可期永逸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開濬越河等項事宜依擬着漕運衙門督率所屬
用心經理務垂永利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時臣方抵任受
事之始即仰遵
明旨一面移文南京戶部及行兩淮運司支取前項銀兩一

面督行各該司道分投委官募夫辦料採石燒磚定限九
月以裏興工去後又該臣勘得實應新開越河㕘勘已備
無容復議但工大費鉅比之尋常脩築不同必須致詳於
前可免貽艱於後俾工有實效財不虛靡方為停妥隨經
牌行司道各將分管工程逐一再加會勘分析詳報續據
南河郎中許應逵中河郎中陳瑛漕儲㕘政馮敏功海防
兵備㕘政舒大猷徐州兵備副使莫與齊各會呈督同委
官淮安府同知公一揚宋大儒鳳陽府同知許應地廬州
府同知查志文揚州府通判李廷楚兩淮運司判官秦懋

德親詣工所覆加查勘除先經議妥外其實應土地廟近
南原有八潭中間大小深淺不等今勘惟六淺潭秤鈎灣
一處水勢深濶相應包石其餘六潭俱係小潭水亦平淺
與各潭對過處所只用椿笆攔禦隄根不必槩用石砌及
查寶應湖石堤上年嘗大舉脩理採辦石塊原有餘剩遺
存舊隄上下計有四千六百二十餘丈俱可湊用等因備
將分析緣由呈報到臣該臣看得各潭原估俱用石砌蓋
以用防越河一時水勢衝決而為預備之計但湖隄原有
石包大潭又用石砌隄防已密而越河一線之水勢窄流

平風浪難作擬用樁板幇築之工可保無虞其前脩隄遺存石堤當此越河興工之際公家復有採辦之難相應就便取用亦可省一分之費臣又查得越河大工原分為五每司道各管一工無非專致責成之意但司道係是總管必須長駐工所調度稽查使官夫不至怠惰錢糧支發以時方克有濟若分為五工臣慮各司道尚有本等職務兩相牽制顧照不周宜將五工併為三工每工司道二員相兼總管第一工分屬南河郎中許應逵海防兵備叅政舒大猷同管第二工分屬中河郎中陳瑛徐州兵備副使莫

與齊同管第三工分屬漕儲叅政馮敏功潁州兵備道同管今新任副使賈如式尚未到任而漕儲道將有催運之行此工臨時不免乏人臣查理刑主事羅用敬駐劄頗近無妨兼攝庶各司道彼往此來得以更番料理而職業工程兩不妨誤臣覆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乞登蔡時鼎議照前項越河工程既經司道會勘僉同臣又瞻復審酌無異相應及時開濬已於九月二十一日親率各官祭告興工外臣惟寶應湖險阻為

國計生民之患久矣是工肇舉之日無問遠邇莫不歡忭鼓

舞以頌我

皇上拯救之仁即在工大小官員亦皆踴躍趨事靡有後先覩此人心競勸而大工可尅期告成矣除將各管工文職官員已經遵照原題開咨吏部停止陞遷俟工完另叙外緣係恭報開濬寶應越河興工日期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查得前項工程於萬曆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興工于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告完該漕撫部院王廷瞻具題該工部尚書楊兆于本年六月內覆奉

聖旨是河名與做弘濟又七月初七日本部院將在事大小

臣工叙録具題奉

聖旨遣河工叙薦的須查實在效勞官員分别陞賞毋得濫

及諸司各有專職以後凡工完

奏捷等項再不必叙及輔臣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工部

尚書楊兆叙録各功題奉

聖旨實應越河工完各官效有勤勞王廷瞻陞户部尚書兼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照舊督撫仍賞銀三十兩紵絲四表

裏許應逵先與正四品服俸差滿之日於京堂内推補陳

瑛已陞了還加俸一級羅用敬莫與齊俱陞一級舒大猷

陞一級照舊致仕馮敏功准贈太僕寺卿張允濟陞服俸一級還與傅來鵬蔡國柄各賞銀十五兩公一楊等九員各陞俸一級賞銀十兩黃策等八員各賞銀八兩其餘分委佐貳等官着漕運衙門分別給賞該部仍各與紀錄已陞王府官的不准調湯世隆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楊兆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王遴李世達傅希摯何起鳴各二十兩二表裏王友賢曾同亨各十五兩一表裏王敬民馬允登李棟蔡時鼎各銀十兩該司郎中五兩欽此欽遵該工部移咨總漕部院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辯開周家橋疏

管理南河工部黃　為事關專職見聞頗真直陳宣洩泗

水保全運道緣由乞

聖明裁定以垂萬年永利事去秋見邸報見原任漕撫都御

史周　一本為州治積水瀰漫益甚等事又巡按御史高

一本為前事夫泗州乃

祖宗根本重地積水經年民居墊溺將令

祖陵有沮洳之患則宣洩之方誠宜亟講而不容頃刻緩者

但泗水固當宣洩而運道尤宜保全彼撫按二臣原疏述
泗民之言謂有欲濬施家溝者有欲開周家橋者有欲弛
張福口堤者不過備陳民間之策以俟決擇未敢以周橋
為必可開也及部覆奉 旨會勘總漕總河二院俱劄職
會同中河郎中及徐潁揚三道虛心博訪從長酌議隨據
高郵州通學生員張行中等耆老陳雷等呈狀二紙參酌
鄙見一詳總漕御史一送巡鹽御史中間條陳宣洩泗水
與周橋不可開狀甚悉請臣回示咸謂事在商議未敢指
為必然之畫而總河則以職言為有見職謂衆論異同事

必中止近接邸報工科一疏意專在周橋又見鳳陽道府等官盡圖貼說旦夕即開周橋職爲此大懼敬三薰三沐披肝瀝膽爲我

皇上直陳之夫高家堰與周家橋相接一堤也特堰迤北而橋迤南者也堰以內與橋以內之水相連一淮也特堰地稍低而橋地稍高者也使周橋可開則堰地何所事守高堰必守則周橋斷不可開故開周橋者乃開堰之別名也此非職臆說也庚午歲高堰常決矣淮水盡由堰而東矣於黃河亦躡淮後徑趨大間口破黃浦口入射陽湖而清

口遂淤海口幾爲平陸夫周橋距堰不過四五十步耳黄既能躡淮而趨高堰獨不能躡淮而趨周橋乎竊恐淮退一尺則黄進一尺淮退一丈則黄進一丈黄既侵淮而入淮必不能敵黄而出如是而清口有不淤運道有不阻者未之有也難職者曰吾所開周橋者不過因見有河形開濬之以洩淮有餘之水而清口自若也奚至於此職答之曰使水而人也則將諭之曰汝勢十分吾借汝三分而入湖汝仍挾七分并黄而入海彼且唯唯聽命夫奚不可不知水非人也就下其性也决之東則東决之西則西况周

橋地形高下勢甚相越誠得再開之濶十丈矣深一丈五尺矣是明導之以建瓴之勢矣彼得其勢則其流必急流急則浩浩滔天一瀉千里夫誰得而禁之此其禍近在三年之外遠不出五年之外故謂周橋之開而謂淮不盡東也謂淮盡東而黃不復踰也皆必無之理也職謂周橋之斷不可開者此其一也猶未也夫淮出清口也是併黃入海而以海為壑也若開周橋而注之湖是以湖為壑矣夫高寶之湖受天長六合二十四塘并諸山溪之水毋論伏秋即四時滿望連天已不可支所恃一線湖堤為之保障

故運道賴以無虞若引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面之容受有限勢不至決裂湖堤而奔潰四出不止也夫伏秋湖漲堤傾循有消涸之期故補築之功可就使淮與湖連則無時不滿無日不漲萬一隄防有壞將何所措手而築之乎竊恐舊壞者難修新壞者相踵而運必從此大壞也難職者又曰淮為湖之上流而江則湖之下流也吾引淮之水入湖汝復引湖之水入江奚至漲決如此職答之曰使湖之水入江誠循淮之入湖也則悉淮而注之湖奚不可不知淮之入湖也易湖之入江也難何也

外即高寶興鹽通泰江都七州縣之民產也彼其地形窪下與江面不甚低昂每遇海嘯江潮倒灌逆湧民田四百餘里皆爲淹沒故今通江之路見有芒稻白塔二河與𠩄儀二閘其餘減水小閘入江海者共二十八座晝夜宣洩而湖水不見大消如去秋淳家灣清水潭二決凡百餘丈而堤內堤外水勢半停至決口已合而堤外田廬水尚深三四尺不等此湖水入江之難之明驗也使復溢之以淮源源不竭則高寶七州縣之地有不胥而爲沼乎故職所謂周橋之斷不可開者此又其一也雖然此特就職之所

屬河道言之耳若夫淮黃合流堪輿家為
祖陵合襟之水若周橋再開一大口則淮口反逃　王氣有
傷總河詳哉且言之矣職不敢援引附會以求勝其說竊
恐堪輿之言萬一不誣則首事諸臣又不得不任其責此
又職之所大恐也然則泗水將聽其停積而不為之所乎
職則以淮有故道清口是也但清口黃淮交會而黃之勢
常強於淮故清口易淤總河慮其淤也隄張福口以束之
但借淮刷黃之意勝而隄之築太長故出口路窄淮不[illegible]
漸高今總河顧裁二百丈又於張福隄穩塞處加[illegible]

郚口王簡口者建减水閘二大座黃漲則下板以遏黃之內侵淮漲則起板以縱淮之外出黃淮並漲則堅守數日俟其消而節宣之如此而淮水有不漸消泗民有不漸復其業者職不信也夫十五年以前高堰屹然矣周橋宴然矣時張福口未隄而泗人未嘗困於水則清口之能洩水也明甚又奚必舍此而他求也哉周橋之開總河以為不可職以為不可即撫按二臣亦未敢毅然以為可職河官也河官重務奉

勑准職具奏非出位沽名者比惟

皇上矜其愚戇而 賜裁度焉則漕河幸甚地方幸甚

保堤復塘疏

南京工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朱維藩 奏爲高寶湖堤

難支守臣條議有據懇乞

聖明亟 勑當事之臣修復

祖制毋惑群言以保運道以奠民生事臣切維 國家安攘

大計則歲漕亟矣而所由以達于京師則河道先焉淮揚

兩府道所必經頻年治水劳費甚鉅除淮泗之水已經吾

有 明旨特遣科臣會勘諒有石畫無容別議外惟夫高

寶二湖界在淮泗之下既仰受上流之水又旁接諸山之水衆湖聯絡滙為巨浸中間所恃者惟一線之堤耳堤之內涓滴皆漕渠也稍損之則病漕堤之外尺寸皆民膏也或溢之則病民二者皆所以病國也邇年以來治河者但知築堤為要是以堤日高而河身亦與之俱高矧夫堤工之版築不堅風雨之淋卸無已堤上之土又反為填河之害矣如是則内之容受者不多暴水一至不得不漲堤口之决始以尋丈既而數百丈其勢焉能禦哉去秋高郵清水潭决湖水東注數月不塞二州五縣之沃壤悉為沮洳

之場矣補葺未幾又復報決則今萬曆二十年之農事亦
且觖望而不可為矣比聞漕渠之水亦漸艱澁焉當此不
巳則將置東土之生齒版圖于若棄而
祖宗數百年以來之運道亦可轉徙而之他哉然則二湖堤
之關係先臣宋濂謂隄防一決千里為壑誠屹屹乎金湯
而其在今日之勢亦岌岌乎危矣臣昨以給由赴京往來
此地因而詢該府之士夫及鄉土河濱之耆老僉曰此無
俟多言但考之古人之成跡耳夫此二湖者雖極浩蕩尤
善泛濫然皆通江達海可以宣洩仍有原設諸塘可以容

納前人開設運道蓋嘗慮及此矣為今之計慮其壅溢莫若先導其下流之處何也水之來也必有所歸而後不為害往萬曆十五年間臣初抵任即當水患業嘗具奏 請疏鹽河疏海口皆為水之下流計也查得上湖之東在上河者北可入海南可入江皆有故道可循在下河者則有朦朧腧口尤為入海要路非漫說者已蒙該部議覆通行河道衙門如法疏濬此誠 廟堂經久之善慮亦良遘也又聞委有專官督理派有額定錢糧畢竟此河有開有不開者臣誠不知其故或者有所窒礙而難行乎且彼時河

漕撫按諸臣已分為三工矣而前項工程又何為既作而復輟也尤有要者欲其容蓄又當預復其翕受之所何也水之至也必有所容而後不横溢查得該郡隸江都者則有上雷下雷小新之三塘隸儀真者則有陳公句城之二塘緣茲二湖既受諸山之水必此五塘斯有容納之處原設石閘礶有定制溢則由塘而南導之入江旱則引之入漕可以濟運此又先臣平江伯陳瑄規畫之至計誠大利也夫何嘉靖年間遂為奸臣仇鸞竊佃計所升科歲止七百兩耳夫以七百兩之税視三州九縣之民生為孰多百

家享無窮之利而使數萬生靈受無窮之害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也臣聞該府士民亦嘗建議上司已經允行而卒不聞修復者則以今之占據者皆衙門之胥徒也是以雖嘗往勘不免報罷此必非良有司耳胡不畏乎公議而反見怵于私人也夫此二者臣於復任之始亦欲具奏第以耳目雖有所及足跡未能遍經展轉躊躇又忽兩月頃見揚州府新任知府吳秀河防一議犁然有當于臣心又接南河郎中黄曰謹一揭其喻言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又惕然其有省盖言譚河非易必有專職者斯有的

見有專責者斯能成功非可嘗試而漫爲之也夫地方之事專職無過于守臣矣欲責成功亦必先于守臣矣今其議俱列主張而督責之者不有在手臣叨署工垣河道乃其職掌維揚近在肘腋有所知見而不爲之昌言于

朝以明其是以期其成則亦自負其職有愧于河臣之見多矣況天下雖多肩鉅之臣而亦未必無首鼠之類矣苟法以數十人贊之而難成以一夫橫意而即敗者未[illegible]也尤望我

皇上軫念歲漕重計關

宗社之安危生齒繁育係 國家之命脉又况頻年旱澇之
災元氣未復東南民竈之區正課難免乞 勑下該部再
加議覆如果臣言不謬通行河漕衙門逐一踏勘毋惑群
言如復淺政以疏積土復閘規以殺衝流皆有舊制循而
舉之似可無難惟濬下流并復五塘二議尤為喫緊要見
前歲議濬之時承委官員因何不行通濬用過錢糧見今
有無存貯先年所議三工因何日久未完至于五塘之說
原係何人侵占曾否題 請令係何人獲利應否追奪其
既毀閘碰作何修復務俾該府惠民實心可以展布維揚

數年積害可以即除則國計長保無虞民生亦獲永奠矣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

南河志卷之三終